

地方史志编纂评论丛书

志 评

张景孔著



DI FANG SHI ZHI
BIAN ZUAN PING
LUN CONG SHU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序

傅振伦

方今盛世，在我华夏大地，东起宝岛，西极流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九垓八埏，昔修方志，著作如林，名家辈出。往往发扬前贤修志优良传统，推陈出新，有所创获。惟品鹭讨论之风不盛，似不易收到相互研讨以收提高质量之效，世或引为憾事。青州张景孔同志既预修《青州市志》，更博览国内新志，每抒胸臆，发为商榷之文，冀以精益求精，期于至善，言多中肯，见重于时。近又辑其新旧论说，都若干言付印。综观其议论务实求真，深入实际，不尚空言。论新志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亦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谈到新志体例、取材、内容、行文等问题，辄以真、善、美、信、达、雅的高境界为嚆矢。若突出地方特点，详近略远，则力求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三用”为归。夫学无止境，必慎思明辨而益昌明精进，观景孔同志之书而益信。“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此书出必能启评志之风，且得评志之道，于提高修志水平或不无裨益。愿与修志同仁一读之！

一九九四年，时年八十八，
书于北京安贞里百衲斋寄庐

目 录

序	傅振伦
认真搞好新志评论	(1)
新志批评散论	(8)
突出地方特色之辨析	(16)
新编志书的观点及其表述	
——读《石泉县志》札记	(30)
继承优良传统 发扬革命精神	
——读《邹平县志》感书	(37)
《遵义县志》特点举要	(44)
雄奇旖旎一书收	
——读《马鞍山市志》	(53)
千古悲欢载史册	
——评《利津县志》对黄河的记述	(61)
长江浩荡 大堤巍然	
——评《江陵县志》对长江及其大堤的记述	(70)
《齐河县志·凡例》引论	(77)
读《高密县志》“无题小序”引议	(83)
一个重要的举措	
——评《辉县市志》对第二、第十二两篇的增设	(90)
捷足先登 可为后师	
——简评《吕梁地区志》	(98)
概括 简约 凝练	
读《岚县志》	(104)

一部颇具特色的边陲新志	
——评《嫩江县志》	(111)
古国·名城及其他	
——读《库车县志》四议	(121)
评说新编《密县志》的长与短	(126)
《大宁县志》经济部类编写评略	(133)
重书经济优势 提高资治价值	
——读《招远县志》摭议	(140)
建筑业如何志	
——《桓台县志》别树一帜	(147)
泉林,璀璨的明珠	
——读《泗水县志》随笔	(152)
读《永济县志》一得	(157)
方志入志当如斯	
——读《崇庆县志》断想	(163)
评《虞城县志》对一次黄泛的记述	(169)
胜议《岚皋县志》志民俗	(174)
评述《呼图壁县志》志人物	(180)
感于《汤阴县志》对岳飞的记述	(187)
遵义县修志现象的启示	(193)
由《舞钢市志》断限下延引出的思考	(200)
志苑新葩即吐芳	
——评介《齐鲁石化志》(讨论稿)	(206)
风筝和年画之乡的真实写照	
——读《西杨家埠村志》(讨论稿)	(212)
从编纂实践研究乡镇企业入志问题	(216)
对建筑业入志问题的再认识	(224)
志首题词析	(230)

关于《青州市志》社会效益的调查..... (233)

附:有关修志实践活动的部分诗词 (243)

后记 作者

认真搞好新志评论

当前,新编志书相继出版,对其给予恰当评论,这对于扩大志书社会影响、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推动方志理论的探讨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认真搞好新志评论,是方志事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新志评论的概况

目前,对于新志开展评论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出现了评议、探索的热烈局面。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

1、地方志刊物重视对新志书的评论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中国地方志》自1989年以来不断刊登对新志的评论文章,粗略统计,1991年共刊发评论文章18篇,平均每期3篇。《史志文萃》、《方志研究》、《江苏地方志》、《石家庄史志》等都开辟了“方志评介”专栏。《史志文萃》1991年第1期、第2期分别刊发了评论《公安县志》、《京山县志》的组文;《方志研究》每期在“方志评介”栏目中都刊发多篇评论文章。地方志刊物注重登载对新志的评论文章,对于新志书评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方志评论队伍已经形成。这支队伍虽然目前还比较分散,但是他们以各地地方志刊物为阵地,都在努力作战。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这支队伍中,一些地方志大家举起了新志评论的大旗,如86岁的傅振伦老先生就对《京山县志》、《石泉县志》、《西平县志》等作出了中肯评价;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对《金山县志》的“建置”和“金山三岛”的编写予以高度赞誉;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杨静琦同志对《青州市志》等多部志书予以热情

评介；著名教授、上海市地方志编委会委员黄苇先生对《公安县志》予以恰切评论。再有，来新夏、苑广才、梁滨久、傅能华、欧阳发、于希贤诸公也都写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新志评论文章。不仅如此，一批县（市）志的编纂者（尤其是主编）也握起了评论之笔，总结修志实践，升华方志理论，对新志予以评议，写出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评论文章。地方志专家与这些修志实践者互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支志书评论的劲旅，这是新志评论事业方兴未艾的标志之一。董一博同志生前曾经这样说过：“把这支队伍建设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方志开拓者，自觉的、科学的先进战士，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和战略家的眼光，进行评论工作，为提高整个方志工作的水平作出贡献！”^①如今，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

、3、对新志书的评论形式灵活多样。从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看，对于新志的评论，有的是对一部志书的全面综合评价，有的是对某一篇（编、卷）或数篇予以评介，有的是对几部新志进行综合评析，有的是就某个问题予以专题评论，等等。文章的篇幅有长有短，短的数百言，长的逾万言。再有《奉贤县志文论选》、《青州市志评介集》、《安康县志评介集》、《南阳市志评论集》、《大庆市志评论集》、《彭县志纂评集》、《崇庆县志编纂》等专辑的出版发行。更有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力倡新志评论，组织出版华夏新志评论丛书……可以说，新志评论异彩纷呈，评论方式灵活多样，角度广泛新颖，显示着方志评论工作的勃勃生机。

开展新志评论的意义

开展新志评论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方志评论是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一翼。董一博同志指出：“开展方志评论，是我们二十世纪方志工作者打翻身仗的一支劲旅，必须与纂修、整理密切配合，获得相互支持，三翼齐飞。”^②整理

旧志、纂修新志、开展方志评论进而创建新的方志学理论,这是本届修志事业的三项主要任务。三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共成方志事业之大厦。而开展方志评论,不仅有起生开路、纠谬补阙、扶正培本的功能,而且能够为整理旧志和纂修新志积极服务。由此看来,正确开展方志评论是发展方志事业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它的意义和作用将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

2、方志评论是对广大修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认可和鼓励。10多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夜以继日,苦苦劳作,不计名利,甘于奉献,有的甚至红烛燃尽,未捷先亡!修志10载非易事,筚路蓝缕业维艰!可以说,每一朵志苑新葩都是方志工作者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每一部新志都是方志工作者用心血换来的。10年修志,成绩斐然。我们通过方志评论,“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广大方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认可和鼓励。目前所见到的方志评论文章,大多是首先肯定成绩,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也是必要的。我们绝不能轻率地说什么“廉价吹捧”。一滴汗水一行字。10年辛劳一部书,何谓“廉价”?肯定成绩,赞扬奉献,难道就是“吹捧”?

3、方志评论能为充分发挥志书的效益开辟道路。章学诚曾言:“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③新志书出版之后,应该充分发挥它的“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当然志书的价值可以通过多个方面显示出来,但就对其进行正确的评论方面来说,则能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并且能为社会利用和检验志书提供条件和方便。毫无疑问,通过方志评论,志书的价值则益彰,其社会效益则益崇。故开展对新志书的评论,是充分发挥志书社会效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4、方志评论是形成新方志学理论的催化剂。1991年11月在徐州召开过志坛诸老方志学术思想研讨会,从他们的著述里可以

看出,他们都提出创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待商榷)理论的问题。董一博同志1985年在《给山东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就写道:“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也只有在实践和争论中才能建立起来。而方志评论……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产生的催化剂。”^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⑤已出版的新志书就是在方志学理论指导下的一次修志实践的产物,而对新志书开展评论,则是对这一实践予以再认识,进行理论升华,并由此又指导编纂新志的再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不断提高修志水平和丰富新的方志学理论。由此看来,开展方志评论,对于新方志学的形成必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和催生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5、方志评论是对志书编纂的积极指导。正确的方志评论,评一志之得失,论一志之优劣,总结一志之编纂经验,提示一志之编纂教训,无疑会给后成书的新志编修者提供宝贵的借鉴,使其吸收已出志书之长而避免其短,从而不断提高志书的科学性质量。因此,方志评论对于指导新志的编修和提高本届修志的整体质量,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开展新志评论要有科学态度

董一博同志曾指出:“方志是一个时代的标帜,同时,也标帜着那个时代的操觚者和评论者的水平。一个时代的名志佳本或是湮陋之作,固应首推编纂者,但是,尤赖评论家的慧眼妙笔,评其得失,论其正误,对是非、真伪及臧否问题,可质言而证……将方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⑥可见,方志评论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

1、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志书是记述一地之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是客观事实的载体,因此,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才能摆脱方志评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志书这一载体进行科学的解剖和分析,才能保证方志评论工作的正确方向。方志工作者要加强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方志评论置于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之下,这是方志评论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科学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⑦对于新志的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要认真研究志书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探求它的规律性,“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从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作出平允公正、恰如其分的评论。当前在方志评论工作中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单讲成绩,任意拔高的缺乏一分为二的评论方式;二是克服“左”的思想影响。董一博同志对方志评论中“左”的思想倾向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说:“目前方志讨论应该注意清除极‘左’思想影响……关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率皆憎而知其恶,人们大多深受其害,如谁胆敢借其名义而明火执杖地硬打棍子,谁就会被鸣鼓而攻之。但是,极左的阴影还在某些人的思想里潜伏着,一有机会,又会戴上什么新面具,出来兴风作浪。因而,不能掉以轻心。”^⑧目前方志评论中出现的不把某志某事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而以今天的标尺卡过去的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和出于个人恩怨而对有的志书故意挑剔、吹毛求疵的行径,或者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懂装懂地胡乱抡棍子的“棒杀”,都不是一个方志评论工作者应有的道德,都不利于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莫泊桑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批评家,就只能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他那无所不知的

理解力,应该把自己消除得相当干净,好让自己发现并赞扬甚至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不喜爱的,而作为一个裁判者必须理解的作品”^⑧我们应该这样,做一个允正的实事求是的方志评论工作者、批评家。

3、要提倡学术探讨和争论。当前,方志理论研究和新志评论的形势从总体上看是很好,但愚以为方志理论界缺乏学术论争的活跃,空气有些沉闷。失去争论的世界是冷清的世界,失去争论的理论是僵死的理论。清代章学诚与戴震有关志体的论争,推动了方志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方志学理论的形成。我们的方志评论和理论研究也应形成争论之风。当然这个争论应该是事关修志事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绝不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的喋喋不休。在第三次全国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上提出了“刊物之间也可就一些重大理论课题,采用分工合作、联合‘攻关’等方式开展系列研究活动。”^⑨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如果能从实际出发,结合方志评论,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综合分类,确定若干有代表性的课题,组织开展广泛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在修志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方面作一些深入的探索,把纂修志书、方志评论、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把方志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4、要努力提高方志评论的水平。当前,方志评论文章不少,但从总体上看则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探讨的广度。其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两点,一是对古今方志理论和有关专业知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借鉴不够;二是对新出版的志书缺乏精深的研读和广泛的阅览,研究实际不够。所以方志评论文章多为就事论事较为肤浅之见,少有论述精湛、旨高义宏之大作(当然不是没有)。因此,一方面方志评论者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写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科学水平的评论文章;一方面,各级业务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方志评论工作的组织领导,对方志评论队伍的扶植和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

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开拓方志评论工作的新局面。

董一博同志曾说:“方志评论,恰是促进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新方志理论研究的反馈器,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产生的催化剂。通过方志评论,把我们的方志事业和理论水平随着新中国的腾飞而更上一层楼。”^⑩让我们以满腔的热情,勤奋的耕耘,迎来新方志评论园地的美好春天。

注 释

①②④⑥⑧⑩《董一博方志论文集》。

③《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⑤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801页。1991年6月第2版。

⑨转引于《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

⑩《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3期。

(原载《黑龙江史志》1992年第3期)

新志批评散论

平日览读新编志书,为 40 余部新志写过评论文章,其间每有心得则书之;阅读他人对新志的评论,每有思索亦记之。这便形成了对于新志批评的一些看法,整理成文,题为“散论”。

—

新志批评是对修志实践的反馈。从全国范围看,本届修志起于 80 年代初,至今已 10 多年。目前,地方志领域已经进入了收获季节,不同类型的志书相继出版发行。从 1993 年 3 月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上获悉:截至 1993 年 2 月,全国已出版省(直辖市、自治区)志分志 200 种;市(地、盟)志 247 种;县(含县级市)志 593 部。新编志书推向社会,放到广大读者面前,如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和议论,因此,对新志的批评便随着志书的出版发行应运而生了。可以说,新志批评是修志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前些时候,有组织的新志评议会议召开过几次,如 1984 年 6 月 23 日至 30 日在北京召开的呼玛、台安、万年、如东、本溪等 5 县县志学术讨论会;1986 年 1 月 13 日至 21 日在北京香山举办的《如东县志》(修订本)评议会;同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江西上饶地区举行的《玉山县志》学术讨论会;1988 年 3 月 7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玉山县志》、《渭南县志》、《萧山县志》评议会;1993 年 1 月 6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办的《武安县志》、《松江县志》、《江阴市志》、《龙游县志》、《崇庆县志》等新编县(市)志评论会……还有,不少新志评论集的出版,千百篇新志评论文章的发表,都标志着新志批评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一些方志大家无不高度

评价本届修志实践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董一博同志生前赞扬说,“开展方志评论,是我们二十世纪方志工作者打翻身仗的一支劲旅。”^①傅振伦老先生非常赞同“创办《中国方志报》和《方志评论》杂志”。^②可见,修志实践呼唤着方志批评,方志批评推动着修志实践,双翼齐飞,定会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二

新志批评是架设在志书编纂与方志理论研究之间的桥梁。这是因为,新志出版后,需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评论,进行理论升华,丰富方志学学科的内容;同时,新志评论又可以反转过来对于正在进行的修志实践予以指导,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新志批评肩负着品藻新志和建树当代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双重任务。《华夏新方志评论丛书》的编委们称新志批评为“中介”,在其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特别是方志评论作为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的‘中介’,更将有助于推动方志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这是很有见的卓识。对于开展新志批评的作用和意义,笔者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认真搞好新志评论》的文章,已有归纳,此不赘述。

三

新志批评如同文艺批评那样,应该有个批评的标准,但是硬行套用文艺批评的标准又不适宜。那么,新志批评的标准应该怎样确定呢?近读关于方志评论或者方志学批评的文章,其中论到批评标准问题时,有的写道:“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有的说:方志批评的标准非常复杂,“但归纳起来,亦不外乎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然而,志书有它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质,有不同于其他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以对于方志的编纂和批评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得久远一些,辩证一些。我们翻阅1993年1月6日

至9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专家学者参加的新县(市)志评论会的有关材料,包括会议主持人的发言,并未提用什么作为新志批评的标准,只是在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会长魏桥同志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评志书的标准:应看志书是否正确全面地反映了县情。”可见,专家学者们对新志批评标准的提出是非常慎重的。

笔者以为,对新志批评标准的提法应该全面一些,周瞻一些。笔者根据个人修志实践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魏桥同志这句话作以引伸理解,由此认定,对新志批评标准可以规定如下这样几条,即:(1)志书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2)志书体例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并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3)志书内容和资料是否丰富和翔实;(4)志书是否反映了地方特色;(5)志书的文字、图表和印刷是否精炼、精当与精良(三精)。

用以上5条标准评价一部新编志书的优劣,或可宜乎?当然,具体到评论某一部志书,因批评者立论的角度不同,故而只能围绕论题展开论证,不须面面俱到。

四

对于新编志书的评论,方法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可以采用点评、总评、单评、比评、专评等多种形式。

点评,就是撷取新编志书的某一点、某一篇(编)予以详细评析。这样评论,涉及面小,评论可具体细微,能收以点及面之效。湖北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赵慧同志曾撰文谈到这个问题:方志批评要讲“大道理”,“而且要讲具体的‘小道理’,小到一个专志,一个门类,甚至一章一节一目怎样才能写好;什么样的算是‘好’,好在哪儿,什么样算是不成功,缺陷又在哪里。”^⑧笔者曾写过《评新编〈虞城县志〉对一次黄泛的记述》(载《河南史志》1993年第1期)、《伟大的事业 英雄的人民》(载《〈大庆市志〉评论集》)等文章,意即

在此。

总评,就是对新编志书从志观、志材、志法、志言、志德等多方面予以综合评析。这样的新志批评周延全面,能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一部新编志书的基本情况,但是,一部志书大多百万字左右,所以批评者难能全面详细地熟读某部新志,又由于评论文章的篇幅所限,故而这样的新志批评有的便失之空泛,出现以结论(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言通顺、装帧精美等)代评析的现象(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从总体评论一部新志,要作到言之有物,评析全面中肯,是需要细读全书,周密思考,花费很大气力的。

单评,就是对新编志书的某个方面(如观点、资料、体例、文字等)予以单项评析。这样的新志评论,立论单一,便于把握,且能贯通全志,剖析易深。笔者曾写过《读〈南阳市志〉议总体设计》(载《〈南阳市志〉评论集》)、《新编志书的观点及其表述——读〈石泉县志〉札记》(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93年第5、6期)等文章,即属此类。

比评,就是把几部新编志书的某些方面或者某一方面进行比较评析。这样的新志批评,便于横向比较,比其长,较其短,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刘柏修同志的《对江西已出版的十六部新编县志综评》和任成忠的《十七部新志书商业篇功能探议》、王文新的《十几部县志社团部分综评》^④等,就是这种类型的批评文章。笔者所书的《卷首题词析》(载《天津史志》1993年第3期)、《对建筑业入志问题的再认识》(载《黑龙江史志》1993年第4期)等文,亦是此例。

在开展对新志的批评中,还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特别的重视,这就是,对修志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批评者要敏锐地及时地作出反映和评论,并由此总结经验,明确导向,指导修志实践。此等评论为专题评析,或可称之为“导评”。前段时间笔者读河南省《辉县市志》,看到其“后记”中写着:《辉县市志》送审稿报上后,省

志办的领导同志让其重新设计篇目,另写《治山治水》篇,《辉县市志》的编纂者面对方志界普遍存在厌战情绪的形势,毅然把部分篇章推倒重写,动大手术!这种克服困难努力追求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对方志界无疑会产生良好影响。有感于此,笔者便写了《一个重要的举措——评〈辉县市志〉对第二、第十二两篇的增设》一文,予以肯定和赞扬(载《河南史志》1993年第5期)。相对来说,具有导向性的新志评论,数量还嫌少一些,这一点应该引起新志批评者的重视。

总之,新志批评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只有这样,新志批评论坛才能异彩纷呈,生机勃勃。

五

开展新志批评,我们首先应该对于已出版的新编志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2期刊发的《继承传统 服务当代 遗惠后人——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巡礼》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编纂者当中,绝大多数人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就已经正式出版的千余部志书而言,质量上基本都是合格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个评估是符合实际的。在1991年4月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也对新编志书作出过“从整体上看是合格的,主流是好的”的正确估计。从这一基本估计出发,新志批评者对于已经出版的新志的评论,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予以肯定和赞扬,有些人散布的“新方志五分之四是次品”的怪论应该受到抵制。对于以肯定成绩为主的新志批评文章轻易称之为“以捧代评”、“廉价吹捧”也是不公允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指英雄为英雄”符合实际,怎么是捧呢?这是“不能指摘批评家的”。^⑩当然还如鲁迅先生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⑪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是文艺批评,对新志批评也适用。新志批评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不能一味说好,也不能一味说坏。目前